

鸳鸯蝴蝶派作品精粹

中篇小说卷

陈毓瑾 刘俊昌 编



(下)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鸳鸯蝴蝶派

中篇小说卷

陈毓瑾 刘俊昌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875 印张 4 插页 418 000 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 000

ISBN 7—5354—1138—X

I·991 定价:16.80 元(上、下册)

中篇小说卷

下

浅水姑娘

予 且

—

平凡的生活，每是值得人们记载追回的。如今，我将告诉读者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。

在未叙述之先，我愿读者想一下，女子应不应该有职业？应不应该出嫁？出嫁后应不应该和丈夫一般的为社会服务以增进家中的财富？应不应该生孩子？孩子是不是增进家中快乐的？这些问题，都应该得一个肯定的答案，但悲哀和不如意似乎是在潜伏着，假设我们进深一层去观察，至少，在快乐的当中，还隐藏着叹息。和悦的笑眼中，还含着一把辛酸泪！

二

我书之主人，不愿意以姓字告诉读者，为便于记忆和认识，姑名之为浅水姑娘。

“今日的我们，既不能上天攫月，又不能下海寻珠，只不过在浅水中飘流着罢了。”

这是浅水姑娘向她的同学凌湘说的话。凌湘和她同学已经有好几年，在这时期中的认识，知道浅水姑娘是个内心富于热情，表面却很严肃的人。

浅水姑娘的父亲虽然是活在世上，在浅水姑娘的母亲眼中看起来，就和没有活在世上差不多。他七八年都没有回过家，但是却有信寄回来，有时信中寄些钱来，数目却很少。

父亲的来信，似乎不是家中注意的事，父亲之存亡，似乎也不是家中注意的事。浅水姑娘是一径地靠着母亲教养的。如果她要是向母亲提到父亲的话，母亲总是说：“儿女靠父母是靠不住的，女孩子靠丈夫更是靠不住，就如我现在教养你，也不过是目前的事。毕业之后，你还是要靠自己。就是一旦出了嫁，也不能靠丈夫。我如果是要靠丈夫的话，我们老早就饿死了。”

“努力，前进，靠自己！”差不多就是浅水姑娘的家庭教育。像父亲和母亲间温柔甜蜜的笑语，她从没有听见过。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，也从没有看个仔细。母亲因为婚姻不如意，就不大给这位独生女儿以热情的笑靥。女儿因为母亲的严肃，自己也就无形的变为严肃。她们好像是沙漠中一对旅行的人，从没有期望到沙漠中有桃红柳绿的春天。

浅水姑娘这样的生活，过了好些年，直到她进入了中学的时期，方才结识了凌湘的。她爱凌湘甜蜜的笑语，活泼的状态，华丽的衣衫和那一双灵动的眼球。她的姿态像春天的花，热情像夏天的太阳，精神像秋天的水，她所给予人家整个印象，就如冬天的雪，那般洁白和光亮。

浅水姑娘拿自己和凌湘比，觉得就差远了。她以为凌湘的周围尽是光明和希望。自己和母亲的周围尽是渺茫和灰暗，她把凌湘的一切和母亲谈。母亲说：

“我们何必去说凌湘？姨父和姨母是你从小就认得的，这十几年，他们一会儿到北平，一会儿到广东，一会儿到长沙，一会儿到汉口。他们什么地方看见的不是光明和希望。就是常到我们这儿来的老师太，她遁入空门，一心潜修，将来总有一天大彻大悟，会见神佛的，又何尝没有光明和希望！”

“我们呢？”浅水姑娘问。

“我们既不能上天攫月，又不能下海寻珠。只好在浅浅水中飘流着罢了。”

母亲说着这一番话，泪珠儿在眼中旋转着。女儿不敢再说什么，但是印入脑中幻象，却是太深了。她这个久藏在心的意见，却无处向人说，有之，也不过是凌湘的面前。

凌湘对于她这几句话，是不能感觉到兴趣的。她眼目的人生是个愉快的人生，没有钱用时，可以向母亲拿。衣裳觉得不时髦，可以向父亲讨钱另制。读书本来就随便，晚间的时光，一半

用来和人家闲谈，一半用来写信给朋友。在理，像凌湘这样的人，不会和浅水姑娘情投意合。但是浅水姑娘乐于替她照顾零星物件，替她抄笔记，替她编织绒线衣，尤其令凌相喜欢的，便是常替她到校医处取药。

凌湘不是一个常害病的人，但是她常常需要药。在她替凌湘取了几次药之后，赵舍监就把她叫了去。

“你每次替凌湘到校医那里取药，可曾看过药包里有什么东西？”

这话对浅水姑娘，好似晴天中一个霹雳。她愣了半晌，回不出话来。她偷视舍监，舍监的眼光从小金边眼镜中透露出来，似乎格外的凶横。赵舍监本是一位年逾五十的老太婆，在校的同学，没有一个不是既恨而又怕她的。浅水姑娘不幸受着审判。她惊惧的回答说：

“我没有看过，我不知道！”

赵舍监放出一副冷的笑容说：“不知道事的底细，最好是不要做。”

浅水姑娘更不敢再说什么，她只唯唯的退了出去。

晚间，对于送药的事，总是不能忘去。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她想：

“究竟那药包内有什么东西？”

药包早已送入凌湘的手中，究竟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浅水姑娘现在是无法知道的。照理，她不应该想，因为想也没有用。无如赵舍监问的时候过于严肃了些。

她猜想的结果，使她忆及了过去的事实。

这是一个阳光满照的早晨，她是在校园中遇着凌湘的。凌湘似乎是从宿舍里走出来的，她向北站着。

“凌湘姊，你起得早呀！”

“浅水妹妹，你几乎吓了我一跳。”她的头回过来，那灵活的

眼中，满藏了喜意。

“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呼吸新鲜空气？”

“不，我有点不舒服，看校医李先生起来了没有！”

“校医……？”

浅水姑娘对于校医，本不发生什么兴趣的。不过经她这样一说，倒也有意无意的向北一望，那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矮房子，白的粉墙，在晨曦中似乎显然格外引人注意，况且在屋的四周，还有高大的树，浓密的树叶，地上有很多的浅草，配上了一段旧的短篱。

“你认得校医李先生吗？”凌湘问她。

“不认得！”

“年岁不大，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！”

凌湘说着笑起来，浅水姑娘听了脸上却有一些热。

“你看，他不是走了出来吗！”

浅水姑娘顺着她的指示向前看。李先生确已走出门外，他穿了一身西服，看他的情形，似乎向着她们笑。

浅水姑娘觉得在这种情景下是很不惯的。她向凌湘望着。凌湘发出一串轻笑，扶着她的肩头轻快的跑到宿舍里去了。

这些事在当时，不过是过眼的云烟，不能引起浅水姑娘之注意的。在今晚，赵舍监向浅水姑娘下了警告之后，淡薄的印象又重复勾上了她的心头。她一径想着，尽她的记忆力和想象力加以渲染。一幅明显的画图，现在她的脑海了。

她继续想到那天早餐后的情景来。

“浅水妹妹，你去替我到李先生那里取点药来罢！”

“你自己呢？”她向凌湘这样的问着。

“八点钟我要考历史，我趁这个时间把书温一下。好妹妹，你替我去一去。我是非常感谢你的。”

她那轻盈而且使人怜爱的态度，使浅水姑娘没有机会去研究

她为什么定要在这时候去拿。只觉得在她这样要求下，不能不替她走一遭。

“拿什么药呢？”

浅水姑娘决定了意旨随便的问了这一句。

“忘记和你说了。我已经拿过好几次，他是知道的。你只要说，凌湘叫我来拿的，那就不会错。”

“妹妹！你去一次罢！我要去温历史了。”

她跳跃着上了楼。留下了浅水姑娘衔着这一重要使命，似乎不得不去完成它。

早晨八点钟是没有课的。当她到了李先生那里的时候，李先生坐在桌前写东西，对她并没有注意。

“李先生！”

李先生只将头微抬了一抬，从他那副罗克式眼镜中透出来的目光是很锐利的。浅水姑娘的头低下了。

“凌湘叫我来替她拿药的。”

她鼓起勇气来说了这一句。李先生就笑容满面的站起身来了。

“凌湘……你坐一下罢！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“我叫浅水！”

“浅水？”李先生想了一刻，向她注视着。

“我没有到李先生这里来过，今天是第一次。”

李先生笑着从抽屉中拿了个纸包给她。她也没有打开，就交给凌湘了。

浅水姑娘一径在床上想这两幅情景，虽然把自己的印象加深却得不出什么答案。她再将后来几次的讨药情景想一下，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印象。只不过是她向李先生道了来意，李先生给她一个纸包而已。

然而“你每次替凌湘到校医那里取药包，可曾看过这药包里有什么东西？”和“不知道事的底细，最好是不要做”这两句话，

始终在她脑内盘旋着，究竟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她想最好是问凌湘一声。

这已是深夜了，她不能起身去找凌湘，即使她去，也许走出房门就会遇着赵舍监。即使不遇赵舍监，到了凌湘房内，总不能将凌湘叫起来问她几句话，使大家知道。

她这一切的思想，全是虚浮的，她没有方法使它实现，只觉得思路愈趋愈复杂愈模糊，直至疲倦不堪的时节。

三

次晨，浅水姑娘在盥洗室内遇着了凌湘，她也没有问，她并不是把这件事忘去。当她将要说出还未说出的时候，她脸上不觉的热起来。她的心灵似乎是在提醒她：

“不能问的，我怎么好意思去问？”

她不敢问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。

在上第一课的时候，她心中仍旧存留着这个问题。这一点钟是国文课，教国文的是一位老先生。她是校中著名的多嘴老太婆。

今天，她在上课的时候，便看了浅水姑娘几眼。在平日，浅水姑娘也许不注意，无如今天有了这个问题在心内，便觉得非常不自在。她想也许赵舍监把这事告诉了她。倘使赵舍监真的告诉，这事就不好了。她一定要把自己叫了去训斥的。她记得她以前曾经说过：“我是教你们国文的，你们的学业操行有不好的地方，我都要管。”

究竟为什么教国文的先生对于学生的学业操行上有这样大的责任？浅水姑娘已经无暇去研究这一条教育原理。她只是怕人再提这件事。甚而至于她自己，也怕再提，甚至凌湘要是再和她提起，她也不愿再听。

社会上的事，每每与人的志愿相违。越是不想人再提，越是容易被人提起。晚间，浅水姑娘果然被国文教员叫了去。和她提

起的正是凌湘命她讨药的事。

浅水姑娘进了她的房门，她正在缝一件衣服，她的眼光从那副老光眼镜上面射出来，觉得尤其可厌可怕。浅水姑娘好像罪人受审的一般，站在那里，静听着她的询问。

她再望了浅水姑娘一眼。说道：

“古人告诉过我们三句话叫，立身以无愧为难，保身以无疾为难，守身以无玷为难。”人在少年时，最要紧的是无玷，尤其是我们女子，一有了玷，社会上地位立刻便失去的。人到了中年，就要立身处世，就要以无愧为先了。到了老年，精气衰竭，不能再有多大建树，这时最要紧的，就是无疾。我们虽然知道这三句话，也知道这三个时期，不过不容易做到无玷，无愧，无疾的地步。所以社会上许多老年人，衰弱多病，许多中年人做出不可告人的事，许多少年人因为经验不充，往往失足，被人玷污。”

她说完了这几句话，眼光仍从那老光眼镜上面透出来。浅水姑娘不敢说什么，只愣愣地立在那里。她又说了：

“凌湘这个孩子就是不知守身之道的。就是那位李先生……”

她没有说下去，浅水姑娘暗地里想着。她一定要说：“不知道立身之道”了。她仍没有声，老先生话头又转向另一面说：

“你是不是原先认得他？”

“不认得！”

“是凌湘介绍给你的？”

“不，是她远远的指着我去的。”

“她……她自己是也不好意思再去了！”她很慢地说，手中缝的衣服已放了下来。脸上露出一丝儿笑。

“你坐下来，坐下来！”

浅水姑娘无奈的坐下。

“我告诉你这位李先生的来历，他是我们这里校长的亲戚，是校长硬举荐来的。否则我们这个女校，为什么要这一位男校医。而

且，他住的房子是那样的好，他凭着什么资格住那所好房子。”

说完话她仍旧缝衣，浅水姑娘既不敢说话，又不敢离开，她只觉得十分的不自然，再偷眼向她看一看，她的面部似乎有一点红，这几句话说的是已经超出题外了。

又歇了一刻，她把手中缝的衣服，丢在桌上，向浅水姑娘微笑了一次说：

“好了，你去睡罢！今天晚上，我们的话就说到此处，此后你应该格外的当心，不要再到李先生那里去，也不要再替凌湘拿什么东西。”

我们知道，凡是人，都有一种自强和反抗压迫之思想的，要是被压迫的人，这种思想尤其来得强。浅水姑娘在未见国文教员之前，最怕人家提起这件事，这件事已经由国文教员提起并且加以训斥之后，她的反抗心理，就起来了。她想这个老太婆是有私心的。她训斥我不要紧，为什么要说李先生是校长的亲戚，是校长硬举荐来的，为什么又说房子是那样的好？他没有资格住那个房子？

她的反抗心理使她把这些话告诉了凌湘。凌湘听之后，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半晌，她卒然说道：

“妹妹！我问你一句话，女孩子是不是应该嫁人的？”

这叫浅水怎么回答她？女子当然是要嫁人的。她说：

“姊姊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如果我们都是女儿国的人，那便什么话也不去谈它了。无如我们并不在女儿国里，社会上有男人也有女人，而且又有男婚女嫁的事，那么男女之间，为什么情愫不能通？”

“姊姊！我始终不明白你这些话和拿药有什么关系！”

凌湘笑起来道：

“你拿的不是药，就是他给我的信呀！”

这真是使浅水惊异的，她想不到包内就是情书，更想不到自

已于不知不觉中竟会做了红娘。她的脸便陡然的绯红起来了。凌湘却很坦然的说：

“妹妹！你用不着情急。我是实逼处此的。这事要是我自己做，便是大逆不道，立刻便要开被开除。我不是怕开除。在这种情形之下开除却不值得。况且，对于李先生尤其不利，所以我就请了你！”

浅水一听这句话，怒火便在她的心中蓬勃起来了，但是她一转念，觉得还是不能说什么，自己已经做过了红娘，还说些什么；就是立刻和凌湘大闹一场也是无济于事的。而且，此后她也不会再叫自己去拿，“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。”浅水姑娘便在这一条原则之下笑着向她告别了。

这是一月之末的一个礼拜六，学校照例是让学生们回家住一夜的，浅水姑娘回家也是照例得不着母亲的温情，母亲呢，却已在病魔缠绕之下了。

母亲是个常常害病的人，这一次睡在床上，也并不引起浅水多少惊异。使浅水惊异的事，却是礼拜六下午，凌湘忽然到她家里来。

凌湘在以前，虽然是浅水的好友，可是到她家里来的时候并不多。一是因为校中一个月才让她们有回家一次的机会。二是像凌湘这样的人，一遇到例候，真像久羁在笼中小鸟，飞入了天空，哪里有空到浅水家里来？

今天凌湘到浅水家里来，实在因为浅水替她做的这一番事，她有点对不住她，自己虽坦然向她说了苦衷，她似乎并没有表示一点同情。

她是来表示她歉意的，结果看见浅水的妈在床上病着。她说：

“怎么？伯母有点不舒服吗？”

“我是时常筋骨疼痛的。”

“找个医生看。”

“并非不看，乃是看了也没有用。”

“中医也许要慢一点，西医有时治的很快呢！我的妈也有时筋骨酸痛，找个西医看看，很快的就好了。”

“你有熟悉的医生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伯母，你要是相信的话，我明天就替你找一个来，他是我们的熟人，诊金是可以随便的。”

“也好！”浅水的母亲回了这句话。在她的意思也不过是顺口的答一句，她不知道凌湘准备替她找的，就是李先生。

这件事不单是浅水的母亲不知道，就是浅水自己也并没有想到。等到第二天凌湘伴了李先生来的时候，浅水便觉得非常的不自在，但是凌湘却笑容满面的替她们介绍了。

“我们早就认识的。”李先生这样的说。

“伯母，这位李先生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医。”

凌湘赶紧接上了这一句。李先生已经走到浅水的母亲面前。

“这位是李先生！”

“是！我叫李星如！”

李先生堆下了满脸的笑。他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。在浅水眼中看来，他和在学校的时候，完全两样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是冷冰冰的。如今他却非常的热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是呆板板的，如今他却非常的活泼而且可爱。

他说这个病不碍事，他也最会医。并且说两天之后可以包好。接着他又谈了一点校事，又谈了一点家常。他主张浅水的母亲不要老是睡在床上。他又替她设了一个座位，请求她起身坐一会儿。他的嘴真是非常会说，硬把浅水的母亲说动了。她由浅水凌湘的帮助，坐到椅中去。浅水给她的床整理了一下，室里的空气，真是完全变换了。

浅水的家中，好久就没有来过这样的一个男人。加之浅水的母亲在床上睡了两天，人也够疲倦，精神也够萎顿的。她说：“今天的天气好，所以我也比昨天好一些。”

李先生笑道：“这也不全是天气的关系，像小姐回家来看看你，也可以使你精神爽健。学校的规则过于严了些，一定要一个月，才能够回家一次。”

“李先生，我是一向枯寂惯了的。浅水的父亲七八年都没有回来过。”

“这儿也没有熟人？”

“我娘家原在这儿的，可是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人了。”

“男人在外面做事，往往是看淡了家庭，不能说不是男人的一个大缺点。不过常通信倒也是一样。”

“通信？信是通的，而且也寄几个钱来。不过我们不能只靠钱生活着，家庭的温情的培养，女儿的教育，只靠做母亲的一个人，又怎么能成功？”

她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深沉，大家都不响。两位姑娘正靠着窗沿，无聊地对窗外的几盆花。就是很会说话的李先生，也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辞令来敷衍了。

四

这都是一些平淡的事，平淡的事，每每值得人们去追回的。浅水自经凌湘介绍李先生来过之后，国文教员所给予她的印象，便渐渐消灭了。她觉得李先生并不像国文教员所说的那样没有资格，他的医道是很好的，母亲的病，经他两次诊视就得痊愈。就是凌湘和他有点爱恋，也是理所当然。

“我们不是住在女儿国里，社会上有男人也有女人，而且又有男婚女嫁的事，那么男女之间，为什么情愫不能通？”

在李先生，他的感觉又不同了。他到过浅水家中之后，便觉得浅水的妈是个饱含忧郁的人，她的忧郁不得发泄，就变为冷酷。母亲冷酷，女儿生活便觉索然无味了。

他在第三次去诊病的时候，便向浅水的母亲说：

“你现在不过是四十几岁的人，血气已经是很衰了。这不是生理上的欠缺，实在是精神上的欠缺。要是能以快乐的精神提起来，身体的健康是可以恢复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恢复身体的健康？”

“为的是生活！”

浅水的母亲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生活实在是不足以令人重视的。在先，我想着一个女子不应该靠任何人的，应该靠自己。我十几年来抱着这点奄奄生活着。越活越没有意味。并且我自也常想到女儿。女儿的前途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黯淡，她在中学毕业之后，就没有力量再进大学。不进大学又怎么样？不过是找一个合适的人家。即使找着了合适的人家，也不过是生男养女。生男养女又怎么样？我真不敢想下去了。”

“您的思想过于悲观了些！”

“不是悲观和乐观。事实是这样，我们没有方法解说。”

李先生笑起来道：

“健康总是人生第一件要事，不能因为事实的不如意损害了自己的健康。”

“这原是我说过的一句过分的话，世界上又有谁愿意不把自己看重呢？就是那从容就义的人，也是把自己看得重。”

“您这层意思，说的是另一面，这是与健康无关的。”

“李先生，这是我对于生活的见解，不是事实的不如意。”

她笑了一次，随又接着说：

“像我这样的境遇，掉一个人来处，也许是觉得如意的。可是我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不想再说下去。接着她慢慢的走到窗口，向李先生道：

“说我悲观。李先生，你看这窗口的几盆花，都是我亲自培植的。培植花卉，当然也是需要一分精神。种花的时候，谁都希望花开的好，等到花开的时候，知道花是要谢的，便觉索然无味了。